



秦朔：风大雨大，没有心大





最近几个月，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在外地调研。每次回到家，客厅茶几上总放着一本《护生画集》，是丰子恺的作品。薛老师在看。

“怎么还没看完？”

“有好几本呢，得慢慢看。”

护生者，护心也。这两三年，天空很蓝，天下很难。各种无常，人如浮生的动荡感就会滋长，也因此，各自都需要一些载体，让心安定一些，舒缓一些。

譬如我，只要在家，不下雨，每天都会带着“花花”出来溜溜。早上

她趴在我肩上，溜一小圈，晚上把她放在小推车里，溜一大圈。小区里都是遛狗的，有阿姨对我说，狗是认家的，猫不一样，万一跑走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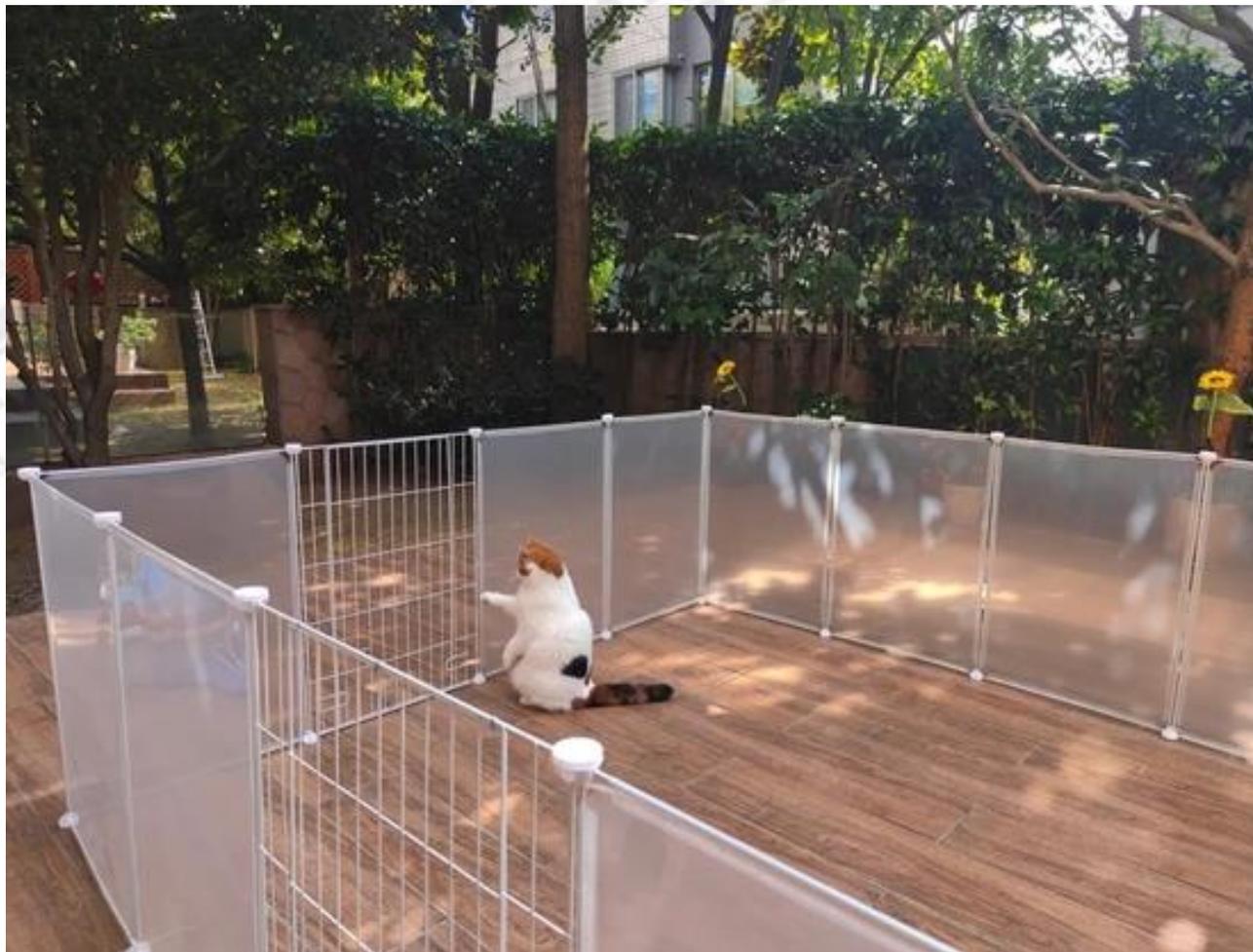
虽然如此，我还是溜。我常常对“花花”说：“就这一生，还是要多一些在笼子之外的生活。”

薛老师还买了一组篱笆，在外面的空地上扎起来，阳光好的时候，就让“花花”在里面多待一会。

我们做的这些，“花花”真的需要吗？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在护“花花”，还是在护自己？

最近发现“花花”有时并不愿意出去。把门打开，朝她挥手，她反而向后躲。也许她根本不觉得外面有什么好惬意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尊重她的方向，随她。



丰子恺先生，生于 1898 年，家乡是嘉兴桐乡的石门镇。2018 年我在这里参观过他的故居——缘缘堂。

缘缘堂之名源于上海。1925 年到 1932 年，丰子恺在上海的江湾镇生活了 8 年。1926 年秋，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美术、音乐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路经上海，在他的住处小住。一天，他说起要给住处起个名字，弘一法师就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一些他喜欢的文字，然后团成一个个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抓了两次阄，打开都是

“缘”，就取名缘缘堂。

1933年春，丰子恺用稿费在石门的老屋后面建了一幢三开间的楼房，缘缘堂。他在这里创作，生活，直到1938年房子被侵华日军所毁。

现在的缘缘堂，是1985年在旧址上重建的，彼时丰子恺已去世10年。

当年缘缘堂在石门建好后，丰子恺在上海的朋友要买一件木雕送来，是一个捧着茶盘的黑人的形象，说可以放在沙发椅的旁边。他婉言谢绝说，缘缘堂全身简单朴素，坚固合理，而这东西却怪异而轻巧；缘缘堂的精神是和平幸福，这东西以黑奴为俑，残忍而非人道。“凡类于这东西的东西，皆不容于缘缘堂中。”

我们可能守护不了太多东西，但还是能够拒绝一些东西。

用丰子恺的话就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事，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画集中体现这种精神的作品比比皆是。如第一卷有一幅《囚徒之歌》，最后两句是“何如放舍，任彼高飞”。慈悲之心，跃然纸上。

人在牢獄 終日愁歎
 鳥在樊籠 終日悲啼
 聆此哀音 凄入心脾
 何如放捨 任彼高飛



关于《护生画集》的缘起，丰子恺是这样讲述的：

“弘一法师五十岁时（一九二九年）与我同住上海居士林，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我作画，法师写诗。法师六十岁时（一九三九年）住福建泉州，我避寇居广西宜山。我作《护生画续集》，共六十幅，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法师书写。法师从泉州来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时寇势凶恶，我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我应当是八

十二岁。我岂敢希望这样的长寿呢？我覆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

1942年，弘一法师在62岁时于泉州示寂。而丰子恺却始终不忘法师的嘱托，在各种颠沛流离和凄风苦雨中，于1973年最终完成了这套《护生画集》。

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长长的念想，而这念想又由一个个具体行动所构成，则外部的纷扰惶惑再多，他也会有一种定力，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里安之若素。



丰子恺以笔护生，《护生画集》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影。

企业家是另一类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化而为外，是产品、服务、市场占有率、经济与社会贡献等等。他们也有痛饮的时刻，高歌的时刻，把自己还原成真实的个人，让欢笑和泪水交织在一起。

从石门镇走出了一位名叫张毓强的企业家。他家离缘缘堂的位置只有几百米。这位“50后”企业家开创了很多企业，其中巨石集团和振石集团旗下的恒石纤维分别是玻璃纤维和风电基材的世界冠军，也都是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张毓强每天晨练，已有二三十年。最近，中国振石第十届国际年会在桐乡召开，我在会上碰到一位佛山企业家，是振石的客户。他说：“在张

总带动下，我们每天都跑步，或者快步走，1万步起步。手机里有个排名，张总几乎天天第一，杨国明排第二、第三，之后才是我们。”

杨国明 1994 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巨石集团，今天是集团总裁。他说，如果不是每天锻炼，体能和状态很难扛得住各种压力。

但企业家的压力远不止于体能。企业家和文化人不同，文化人可以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按着自己的风格一直走下去，要的只是坚持。而企业家是要决策的，他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直与风险和不确定性斗争。

我在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关于振石集团的报告文学《点石成金》中看到这样一个案例：2010 年前后，振石集团派人到印尼探路，给旗下生产不锈钢的东方特钢公司寻找上游的镍矿资源。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印尼籍华人医生，其夫人是当地望族，他自称在印尼北马鲁古省的格贝岛上有座 850 公顷的红土镍矿，可以转让给振石集团。几番考察，这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2010 年 12 月，医生和夫人到桐乡洽谈，达成收购协议，振石支付了 300 万美元定金。

业北镍矿资源派工美王开发叶 喜相了到的桂山而了 医生五五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793

